



屋顶上的蓝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王承军

一

藏在艾夏心里有两件事让他有点过意不去，一是房子漏雨父母遭罪，再就是供电所人员上门服务的态度。

艾夏的家在星空乡莲花村，年过七旬的父母住在艾夏家五十米开外的老屋。艾夏多次劝两位老人搬进自己新建的楼房同住。老人就是不肯，说老屋住惯了，自己腿脚不好，住新房上下楼不方便。

老房子是本世纪初盖的，屋顶的小青瓦虽换过几回，但一遇暴雨，风裹着雨，满屋都会漏。家里的脸盆、脚盆都得拿出来接雨。父母嘴上虽不说什么，但母亲那声叹息比雨声还沉。艾夏几次想把小青瓦换成树脂瓦，都被老人挡了回去，说修修补补还能住，要艾夏夫妻俩把钱省着用，今后花钱的地方还多。艾夏只好作罢。

供电所人员上门服务，艾夏不好意思，倒不是对方态度差，恰恰相反，是人家太客气。所长田天带人上门量屋顶面积那天，一口一个“艾叔”。田天蹲在房檐底下，卷尺拉来拉去，汗把后背的工服染成深蓝。临走还细细交代了老屋用电的注意事项。艾夏站在一边，手不知往哪儿放。年过半百，他有点不习惯被人这么郑重地对待。

二

装光伏板是去年秋天的事。村委会的人来动员，艾夏蹲在门槛上卷烟丝，听了半天，只轻声问了一句：“盖上这东西，屋顶真不漏雨？”对方给了准话。艾夏掐灭烟头，头也不抬地说：“装！”

他没跟妻子商量。在他看来，商量也不会顶什么用，家里的事向来是他拿主意。这回有点不一样。施工队上屋顶那天，妻子破天荒烧了一大壶菊花茶，一杯接一杯端给工人，端完了就站在院子里，

仰着头看，像个头回见着飞机的孩子。

板子装完那天，艾夏爬上屋顶，用手摸了摸，板面是热的，被秋天的太阳晒得微微发烫。他心里莫名有点慌，像平白得了什么不该得的东西。蹲在屋顶上，他忽然冒出一个念头：这玩意儿，真能发出电来？

真能！并网那天，田天带两个同事在表箱前忙活了一阵。艾夏站在他们身后，假装自己是能够看得懂的。田天将腰直了起来，用袖口擦了一把脸上的汗，接着说：“可以了。”就短短的三个字，没有多余的话。

当晚，艾夏特意跑到双向电表面前，一眼不眨地盯着看。计量圆盘反向飞转，数字在不断跳跃攀升。妻子凑了过来，问：“怎么样？”艾夏张了张嘴，想要说“反转了”，又觉得这两个字过于单薄，配不上自己此时激动的心情，最后说：“把冰箱里那只鸭子拿出来解冻。”

妻子觉得丈夫的回答有点答非所问，但她嘴里没说什么，还是照着丈夫的话做了。

三

日子在春夏秋冬中悄悄流逝。艾夏也慢慢体会到了其中的好处。这些光伏板并不只是用来发电，它还干成了好几件他并没有想到的事情。

第一件事，屋顶真的不再漏雨了。六月中旬的一天，预报当天夜里有强对流天气。他和妻子提前到老屋去检查雨天的效果。午夜刚过，轰隆隆的雷声从天而降，不一会儿大雨如箭簇般射向屋顶。艾夏的母亲下意识地去摸床头边的洗脚盆。结果屋顶没有漏一滴雨。艾夏盯着那黑漆漆的天花板，好半天都没睡着，当然并不是雷声吵到了他，而是今后他不会再担心落雨了。

第二件事，电压比以前更稳定了。这是妻子首先发现的，她说洗衣机的甩干功

能比以前更有劲了，把她那件涤纶衬衫用得像被拧住了脖子一样。艾夏却笑她是心理作用作祟。尽管他说得貌似轻松，但心里却想起去年烧坏的那个电饭煲，他判断应该是电压不稳烧坏的。

第三件事，也是他最没有想到的，就是他没事的时候喜欢爬屋顶看看。以前的屋顶，不过是一个让人烦心的累赘，上去就是补漏。现在却不一样了。他有时早上爬上去，那些蓝汪汪的板子，整整齐齐铺陈着，在太阳底下泛着光，像蔚蓝色大海里的鳞片，绽放出澄澈幽蓝的星河。他有时也会在傍晚时分爬上去，坐在那里抽烟。远处的山，层峦叠嶂，与这深蓝色的屋顶搭配在一起，居然有了美不胜收的风景。

他不由得笑了，喃喃说道：活了大半辈子，头一回觉得自己的房子与“美不胜收”搭上边。

田天最近一次来艾夏家是今年五月。带着一沓关于安全用电的宣传单，站在院子里，耐心向艾夏讲解：设备故障应当如何判断、并网开关应当如何操作、雷雨天气里需要注意的事项。艾夏听得很认真，他妻子突然插了一句：“田所长，你们供电所里的人，是不是对哪个都是这么好的态度？”田天笑了，说：“是的，对谁都一样。”

艾夏低头看那些宣传单，上面写着“你用电，我用心”。

田天走的时候，艾夏把他送到村口。田天告诉艾夏，供电区内现在装了一千多户了，供电所要把每一户人家都要走到。艾夏开玩笑说：“那要跑断你们的腿哟。”田天笑着回了句什么，话被风吹散了，没听清。

后来艾夏才听说，那天田天他们已跑了大半个乡镇。从莲花村出来，又到了隔壁两个村子，那里有几户老人的光伏逆变器报了警，非去不可。村支书说：“供电所这

帮人，是把光伏户当自家亲戚照看。”

四

自从安上光伏板后，艾夏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，不是急着刷牙，而是看电表。数字在跳跃，一天一个样。晴天跳得多，阴天跳得少，这情形与人的心情差不多的。妻子笑他着魔了，他反讽道：“你懂啥子，这叫绿色能源。”这个词是他从宣传单上学来的。妻子笑着说：“还‘绿色能源’，你连绿帽子跟绿衣服都分不清。”艾夏没回嘴，他觉得，自装上光伏板以来，妻子的话变得多了起来。以前的她，是不怎么说话的。

一天夜里，他喝了些酒，问妻子：“你说这光伏板，它像不像给房子穿了一件坚固厚实的衣裳？”“像。”

他说：“以前冬天冷风往里头灌，现在好像没有那么冷了。”“嗯。”

他说：“好久没有听到老母亲一下雨就找盆钵钵接雨的声音了哈？”“是。”

“你多说一个字会死吗？”“会的。”

妻子转过身看着艾夏笑了起来，而艾夏顺势捏了一下妻子的胳膊，也咯咯笑起来。

艾夏想不起来，上一回两个人一起笑，是在什么时候了。

艾夏闭上眼睛，屋顶的那些深蓝色的板子，在黑暗之中，安静地工作。他扑哧一声笑了。

妻子瞪着双眼盯着他，艾夏喃喃道：“自己这辈子，没有做成过什么大事，但至少屋顶装了这些板子是做对了的。这种感觉非常奇怪，我活了大半辈子，头一回感觉到，自己与太阳扯上了关系。”

是的，这种关系并不是那种太阳照在身上的暖，而是能拿来换成钱、能堵住漏雨的屋顶、能让他的妻子开口多说些话的暖，是“阳光生了金”的暖。

武陵二面崖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何迎春

从万州武陵场镇出来，沿蛇行的武郭公路驶向后山，左边是山脉，右边山呈现陡坡，斜出一马平川，连接着绵绵青黑色的大山，下临波平浪静的长江。那片陡坡下的平川，被当地人叫下中坝。车随山转，下中坝在眼前消失，左转弯转，只见眼前是光秃秃的山梁，上面有座八角亭，武郭公路上凡有八角亭的地方，都是武陵镇的名胜之地。

路边有石碑写着：二面崖。崖，南北对望。放眼望去，眼前是山脊，下是沟壑，对面北山比这高几十米，形成绝壁。而眼前这山脊，就像人的口缺了颗牙齿，缺口是入崖处，一坡石梯向下，不见底，对面悬崖峭壁，一坡石梯连上白云里。站在缺口处，可以与对面崖壁的人对话，这里就有种人们常说的“看得见屋，走得哭”的感觉。北面崖壁半腰有条羊肠道，羊肠道上连着几个黑洞，传说那是古时候的“棒老二”洞。

儿时，我从鹿井去武陵赶场，除非有大人同行，不然不敢走靠二面崖这边的

路。二面崖沟深，绝壁陡峭，平时听人讲这地方土匪劫道、遁入崖谷的骇人故事，让人胆寒，站在二面崖边，向下望，不见底，感觉这是大地裂开的一道口子，对面绝壁不时有石滚落，却听不见坠底的声音，沟底烟雾缥缈升起，给人蒙上神秘面纱。

传说上古时期，武陵与忠县咸隆交界处，顶天的四方山，有仙人上面补天，脚没站稳，踩了朝阳寺下何家坝大丘坎，大地就裂开了一条缝，一直裂到长江边，这条裂缝就是二面崖。我家住何家坝，儿时我去大丘坎扯草，望见天堡与达门之间，有如龙脊般巨大青石连接，榜田的水如瀑布泻下，那裸露岩石上，有很大一个脚板坑，水流进里面溢出，枯水季，有大胆之人，小心靠近，在脚板印里摸出鲫鱼。

二面崖这条沟长十多公里，有两座水库：滑石板水库与大林水库。滑石板水库是鹿井乡人民在上世纪70年代拦沟筑坝修建的，用来灌溉农田。大林水库是武陵镇修建的，用来灌溉农田的。后来滑石板

水库却给大林水库拦截洪水、沙，大林水库里的鱼有扁担那么长，经常游弋在水面成为一道风景。

我在武陵中学读高中时，周末与几个胆大的同学邀约一起走二面崖。从公路转过豁口，顺着石梯下到沟底，沟底有圆拱石桥，沟深百多米，两边植被茂密，行走路上总担心长蛇出没，滚石掉落，来去匆匆，胆小者引颈高歌，或者大声喧哗。我常想，如果在这悬崖之上修一座桥，几分钟就过去了，就不会“看得见屋，走得哭”了。

二面崖南边，有条小路顺着半山腰，蜿蜒到大林水库。在土地还没下放到户的时候，这条路是武陵人修的一条挂壁水渠，从大林水库引水灌溉茶店子一带的农田，这水渠荒废后，成了欣赏二面崖上游的清幽小路，可见云雾从峡谷漫上来，恍如仙境；可听见溪水喧嚣；穿过嶙峋怪石的小溪，那光滑的石头如墨，随手可捡起

来可做砚台，让人怀疑是亿万年的古树、煤炭与石头演变的半成品。

二面崖那石头拱桥之下的沟溪我没去过，因沟深水急，绝壁常有落石，不敢贸然而入。谁都知道溪沟出去是谷口，是武陵著名的大浪口，这个地方直接与长江相连，这个地方最早是武陵人居住的，临江打鱼，坝上种田，进山打猎。上世纪70年代，大浪口出土了国宝级文物——战国时期巴人青铜“虎钮鐻于”，古墓里还挖掘出汉阙。

沧海桑田，万州武陵镇长江段，不再是从前的波涛汹涌、激情澎湃，而今波平浪静，那青石板与木板房抒写的古老武陵，以及大浪口虎钮鐻于、汉阙出土地，已被江水封存。搬迁后的武陵镇，靠二面崖更近了。每一个去过武陵镇的人，望一眼二面崖，心底会起一道裂痕，挥之不去，抹也抹不掉。